



世纪文库

《仪礼》与《礼记》 之社会学的研究

李安宅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仪礼》与《礼记》之 社会学的研究

李安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 李安宅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153-4

I. 仪... II. 李... III. ①仪礼—社会学—研究

②礼记—社会学—研究 IV.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21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何晓涛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李安宅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149,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153-4/C·175

定价 1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第一章 绪言/1

第二章 礼/7

- (1)礼的本质/7
- (2)礼的功用/9
- (3)行礼的资藉/11
- (4)礼的理论/12
 - 甲、中庸/12
 - 乙、诗的态度/13
 - 丙、一般的理论/15

第三章 语言/18

第四章 物质文化/20

- (1)衣饰/20
- (2)饮食/21
- (3)居住/22
- (4)游行/24
- (5)什物/25
 - 甲、长度/26
 - 乙、容量/26
- (6)职业/27
 - 甲、分工/27
 - 乙、贱艺/27

第五章 乐/29

- (1)定义/29
- (2)作用/31

第六章 知识/33

- (1)演化的认识/33
- (2)对于宇宙的认识/34
- (3)对于地理的认识/35

第七章 宗教与仪式/36

- (1)育子/36
 - 甲、生产以前/36
 - 乙、降生以后/36
 - 丙、接子与名子/37
 - 丁、抚养/38
- (2)冠笄之礼/38
 - 甲、仪式/39
 - 乙、意义/40
- (3)婚嫁/40
 - 甲、仪式/40
 - 乙、意义/42
- (4)丧葬/44
 - 甲、葬前/44
 - 乙、葬/44
 - 丙、葬后/45
 - 丁、丧义/45
- (5)祭祀/47
 - 甲、祭之种类/47

目 录

乙、祭之准备/48

丙、祭之处所/48

丁、祭之理论/49

(6)卜筮/51

(7)其他信仰/52

甲、梦/52

乙、人为天地心/52

第八章 社会组织/53

(1)婚制/53

(2)纪认宗亲法——宗法/55

(3)社会关系/57

甲、君臣/57

乙、父子/58

丙、男女/59

丁、朋友/60

戊、长幼/61

己、阶级/61

庚、交接/62

①相见/62

②馈赠/63

③慰问/63

④世故/63

(4)社会制裁/64

甲、人格/64

乙、责任心/64

丙、礼乐/64

丁、复仇/65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戊、社会政策/65

己、命/65

庚、禁忌/65

(5)财产/66

(6)教育/67

(7)娱乐与游戏/68

第九章 政治/71

(1)领袖/71

(2)政令/72

甲、刑罚/72

乙、战争/73

(3)政治理想：一个综合/74

引用书目/76

附录一：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78

附录二：边疆社会工作/96

附录三：边民社区实地研究/151

编后记/162

第一章

绪 言

本文下手的方法，完全是客观地将《仪礼》和《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分。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两部书看成已有的社会产物，分析它所用以影响其他的社会现象(人的行动)者，是哪几方面。至于这两部书，这项社会产品之成于谁手，成于何代，都不是本文的中心问题，不管知道这些事是怎样有价值。因为本文所要知道的，不是它们的成因，所以对于它们的时代背景，完全不谈；设若要做整个的系统研究，则致成它们的前在现象，便非要研究不可了。但这里所要知道的仅是这两部书之社会学的内容，所以这里所有的只是内证的研究(internal study)，不是外证的研究(external study)。又因这里所最关心的是两书内容的整个实体，不是细节细目的排比；所以本文是大体上的归纳，不是章句的考证。因此，对于这两部书的本身可以说是主观的出现，而研究者由该书里搜取材料的方法，则是客观的分析。

这么一来，就使这两部书顿然失掉了它们历来保有的神秘性，由着圣人的天启，降到社会的产物。不过剥去神秘性，并不是剥去它们的社会价值。它们像一切其他的社会产物一样，一方面为社会所造成，一方面也要影响社会本身和社会的其他产物。礼书既已影响了中国社会这么多年，而其将死的游魂依然附在少数的“国粹保存家”身上，我们很应该知道它们葫芦里到底是装的什么药。而且文

化这东西，不是截然中止的，^[1]现在的文化一定是旧文化的产物，为欲了解现在起见，也该研究研究旧有文化之“上层建筑物”^[2]的这一小部分。

两部书既像旁的书那样，统统都是社会产物，^[3]则当它们的著者和年代等等都起纠纷的时候，避免纠纷的论点，去做该物的内证研究也是很好的。反正它们是社会积集过程的结果，纵使考出著者和年代来，也不过是纯历史的兴趣，与文化的大体是不大相干。但若考出制成那项作品与养成作品之作家的时代背景（这宗社会产物的前在成因），自然是一项了不得的社会史学的工作，不同于仅仅考出作家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作时是某年某月。不过这层，已如第一段所说，不是本文的范围了。这类的工夫既不是这里所要做的，则于一般论点，可以附带说说。有人以为三礼之中《礼记》最晚，^[4]而且以为主要部分不能早过周之衰世^[5]（公元前400年）。其实，《周礼》是刘歆为王莽托古称制的辩论已很普遍，当然要算更晚。据说《仪礼》是孔子时代的東西，《礼记》是孔子以后四百年的产物。^[6]列在《五经》的应该是《仪礼》，不该是《礼记》。然而《礼记》较其他二礼都有势力而且列在《五经》者，因为里面有理论，不干燥（那就是不专写仪式），能够代表有汉以前的儒家思潮；且它不像《周礼》似的专写一代的东西，而是写时代性较长久的东西；也不像《仪礼》似的专写做官阶级的东西，而是写阶级性较普遍的东西，更何况现代学者认它是较为可靠的古书呢？^[7]

至于本文选《仪礼》和《礼记》来作研究的对象，而不研究《周礼》的缘故，并不是以后者为时代较晚不值研究，乃是精力所限，必须缩小范围。大凡人类的活动都是实行在先，理论在后，就像先有语言文字然后才有文法规程一样。据说周时文物制度已经灿然可观，然而只有制度而无理论，直到孔子始创官师分家^[8]，始有著书立说之理论可言，^[9]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将记载古时候仪式的《仪礼》和杂记仪式与理论的《礼记》来研究一下，也是手续上很顺利的事。

未说到两书内容之先,我们应该知道“礼”在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等,所以在社会学的已在范畴里,“礼”是没能相当名称的: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的“礼节”。它的含义既这么广,所以用它的时候,有时是其全体,有时是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据社会学的研究,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采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的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10]。至于为民上者所定的制度(那就是政令)是否能得民心而有效,则全靠这种政令之是否合乎既成的民风。合则有效,否则不过一纸空文而已。所以普通观念里都以为礼是某某圣王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并不正确;因为成为群众现象的礼,特别是能够传到后世的礼,绝对不是某个人某机关所可制定而有效的;^[11]倘欲有效,非有生活条件以为根据不可。许多改革运动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未求其本而求其末,未求生活条件上的改变而求建筑在旧有生活条件上的东西的改变。^[12]不过生活条件虽已改变,旧的风俗制度尚且因为沿用已久而变僵固(cake of custom),作为进化的障碍,所以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加以破坏,那就是革命。到这时候,不管国粹不国粹,非要廓而清之不可。近来所通常诅咒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变成沉积的废物(cultural lag)在那里作怪,阻障社会的演进。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就是这样:制度与生活条件相适应就有平衡,不相适应,平衡就破裂;破裂而后,找着进步扩大的基础而恢复平衡,就是积极平衡,找着退步缩小的基础而恢复平衡,就是消极平衡;消极不已,社会便会灭亡。这样平衡而破裂,破裂而平衡的社会过程,认之为演化的就是“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认之为循环的就是中国的历史观。什么六十花甲子、小周天、大周天等等莫名其妙的东西,

都是这一套。有些不长进的人的妙论以为中国社会虽陈腐,外国社会虽发展得迅速,等到他们转过圈子来,我们就到他们的前头了。至于另一派国粹家拼命地喊着说中国的礼教是圣哲所启示,是天之经地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绳之百世而不惑的东西,天天叹惜人心不古,尽力开其倒车,(那就是找消极的平衡)则连“君子而时中”和“孔子圣之时者也”的“时”字都不懂,那真无理可喻了。

礼教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某圣哲某机关所可包办,而且有时会作进步之梗,已如上述。则其必有地域与种族上的隔膜,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更是显然的事实。据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每种民族都是以他们自己的礼教为最高的(ethnocentric)。不管旁人以为是非怎样,在某民族之内,是非的标准都是要以该族的礼教(民仪)为标准的。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为外道,为异端,在迷信巫术的社会里,更是这样;谁要犯禁忌(taboo),则恐殃及全群,而加犯人以极酷重的刑罚;因为对于外族,对于神灵,都是集合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不是个人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国粹家不明乎此,则无怪乎大惊小怪地称赞国粹而且疾恨“偶像破坏者”(idoloclast)了。

那么,我们知道礼教是社会的产物,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是因时代、地域、生活条件上的不同而不同的;关于礼教的书籍,也同样是社会产物,不管实际下手写字的是几个人。所以一切关于礼教和礼书的神秘性都可净除了。

按世间现象,计有四等:第一,无机现象(理心);第二,生理有机现象(生理);第三,心理有机现象(心理);第四,超有机现象,那就是文化现象。^[13]文化现象为人类社会所独有,故文化是人类所以异于天然状态之动物的惟一区分。威斯勒^[14]以为:“在历史和社会学看来,文化是此种民族或彼种民族的生活状态……个人种种活动所有的生活全体,就是……文化的基本现象。”泰勒^[15]也说,文化是“人以社会一分子的资格所习得的全称复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与习惯”。文化既是超有机现象的全体,则麦克维尔^[16]所以为是生活之质与生活之表现的“文化”,和中国所惯称的精神文明,正是人类学上所说的文明(civilization),那就是文化(culture)的晚近阶段;而麦氏所以为是群体机械的全体系统,是生活的制度与工具的“文明”,与中国所惯称的物质文明,正是人类学上所说的物质文化,那就是文化的初始阶段。

可巧,中国的“礼”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那么,虽然以前没人说过,我们也可以说,“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文化,既如上面所述,是超有机现象的全体,礼节所载的,又不只是节文、制度或态度的单方面,而是各方面的全体,则我们为着便于材料的整理起见,可将礼节的一切材料,穿插在文化之“普遍型式”(universal pattern)^[17]的范畴里。

那么,本文的结构,除第二章“礼”不在威斯勒的范畴之内,及“战争”一项归并在第九章“政治”以外,其他各章都以威氏之“普遍型式”的次序为次序。第二章可以说是礼书本身对于文化现象(超有机现象)的绪论。以次各章,便是礼所包括的内容,便是文化的“普遍型式”。一切都是两书本身自有的记载,间或加以比较和批评。

注 释:

[1] 威斯勒(C. Wissler):《人类与文化》(*Man and Culture*),第三章“文化的连续性”。

[2] 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第150—208页。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 [3] 布朗(Wm. M. Brown):《我的异说》(*My Heresy*),第9—11页。
- [4] 斯蒂尔(J. Steele)译:《仪礼》,第11—18页。
- [5] 理雅各(James Legge)译:《礼记》,第1—9页。
- [6] Leonard S. Hsu(许仕廉):“礼记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Ideas of the Li Ki”),载于 *The China Journal*,第5卷第6期,1929年12月,第287—295页。
- [7] 梁启超: *Explanation of Important Book and the Method of Study Them*, 清华出版社,1926年,第188—189页。
- [8]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
- [9] 章实斋:《文史通义·诗教篇上》。
- [10] 萨姆纳(Wm. Graham Sumner):《民风》,第1—74页。
- [11] 威斯勒:《人类与文化》,第18页,说文化单体不必合于政治单体。
- [12] 萨姆纳:《民风》,第94—95页。
- [13] 克鲁伯(A. L. Kroeber):“超机体为第四种现象”,《社会学导论的个案大纲》,第35—41页。
- [14] 威斯勒:《人类与文化》,第1页。
- [15] 泰勒(E. B. Tylor):《原始文化》,第1卷第1页。
- [16] 麦克维尔(R. M. MacIver):《公社》(*Community*),第434—437页。
- [17] 威斯勒:《人类与文化》,第5章“普遍型式——文化的组合”。

第二章

礼

(1) 礼的本质

礼的起源，自于人情。《问丧篇》述说等等条目而后，就说那是“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人情之最易见到的是饮食男女以及言谈行为，故《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曲礼上》说“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中国说话的惯例，多好将一件很简单明了的事说得很神秘。神秘的缘故，就是用的字眼笼统，辗转细绎，含意愈远。另一原因，就是好用形而上的根据。例如《礼运》所说孔子之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若将天道人情看作自然律和生理、心理、社会等现象，则是很自然的，很科学的。但是普通对于天道先王等字眼附会联想得太多，则不免要使这些话有了麻醉的氛围。至于《礼器》的“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等话，更不免神秘些。但其下面紧接着的